

SWALLOW AND
AMAZONS SERIES

燕子号 亚马逊号

10 逃离龙虎岛

Arthur Ranso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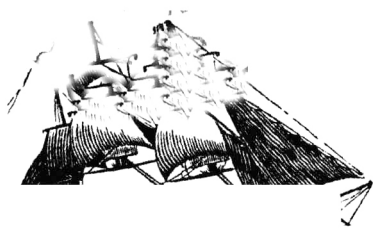
[英] 亚瑟·兰塞姆◎著

刘勇军 / 译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燕子号与 亚马逊号

10 逃离龙虎岛



燕子号

亚马逊号

[英] 亚瑟·兰塞姆◎著

刘勇军 / 译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逃离龙虎岛 / (英) 亚瑟·兰塞姆著; 刘勇军译.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221-10505-9

I . ①逃… II . ①亚… ②刘… III .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07589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22-2012-13

Copyright: © MISSEE LEE: THE SWALLOWS AND AMAZONS IN
THE CHINA SEAS 1940 by Arthur Ransom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RANDOM HOUSE GROUP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3 GUIZHOU PEOPLE'S PUBLISHING

All rights reserved.

逃离龙虎岛

Taoli longhudao

(英) 亚瑟·兰塞姆 著

刘勇军 译

执行策划 袁政英

责任编辑 朱智毅

特约编辑 狄兰 伞玥

美术编辑 袁静芳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

发行热线: 010-59623775 010-59623767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2013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00mm*1000mm 1/16

字数 256 千字 印张 14.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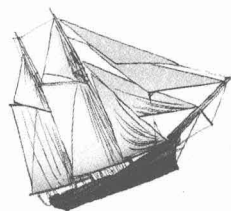
ISBN 978-7-221-1050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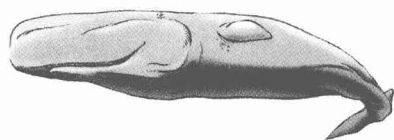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

目录

- 第一章 第一百个港口 / 1
- 第二章 野猫号遇难 / 7
- 第三章 燕子号的遭遇 / 18
- 第四章 亚马逊号的遭遇 / 26
- 第五章 自由时光 / 45
- 第六章 发现同伴 / 57
- 第七章 猴子的影子 / 67
- 第八章 “十声锣的岛主” / 76
- 第九章 海盗的晚餐 / 85
- 第十章 再次上路 / 90
- 第十一章 龙 镇 / 97
- 第十二章 “二十二声锣的岛主” / 103
- 第十三章 李小姐的解释 / 112
- 第十四章 剑桥式早餐 & 紧急求救信号 / 123
- 第十五章 李小姐赎回弗林特船长 / 134
- 第十六章 差生弗林特船长 / 143
- 第十七章 “自由” 的囚犯 / 150
- 第十八章 模范学生 / 159





第十九章 假日航行 / 167

第二十章 弗林特船长找回六分仪 / 173

第二十一章 被水手长吴岛主识破 / 177

第二十二章 钱还回来了 / 183

第二十三章 李小姐跟老谋士达成一致意见 / 188

第二十四章 端午节 / 195

第二十五章 小龙独舞 / 206

第二十六章 唯一的出路 / 212

第二十七章 使命 / 220

尾 声 / 232



第一章 第一百个港口

“不到半个小时就要出航了。”弗林特船长说。

身材瘦小、脸晒得黝黑的港务长正在野猫号的船舱里吃告别晚餐，他点点头，抬头扫了一眼船舱里的钟：“这里的灯光会让你们顺利地航行出去。”

“比起白天辛苦地找路标，在灯光下驾船容易多了。”南希说，“所以我们一般尽可能晚上出航。”

“你们跑过不少地方了吧。”港务长一边说着，一边弹掉白衬衣上的面包屑，见面包屑掉落在白色帆布裤上，他又将它弹掉。

“这是我们的第一百个港口。”南希说。

“不多不少。”罗杰补充道。

“现在要走了是不是很高兴啊？”

他们互相看着对方，怀疑地笑了笑。

“最近缺少睡眠。”南希说。

“我们来你这儿挺高兴的，”提提说，“还看到了那么多蝴蝶。不过这个港口挺吵的。”

“没错，确实是这样。”港务长说，“我在这里待了这么长时间，都习惯了。不过恐怕对你们来说的确是吵了点儿。”

“嘿，听！”南希说。

整个港口最安静的地方可能得算野猫号的这间船舱了，但即使是这个地方，吵闹声也震耳欲聋。这艘绿色的小帆船正停靠在码头上。船的正前方还有一艘日本商船，悬挂在木壳板上的日本水手正在敲打锅炉房的铁屑，发出刺耳的声音。一百码远的地方，有一艘蒸汽挖泥船在施工。稍远处，一艘打桩船正沿着码头轰隆隆地作业，机器铆足了劲儿，接着，一声巨响，一个笨重的大铁块打在柚木桩头上。另一艘轮船断断续续地喷着蒸汽。吊杆将三分之一的货物往上吊起，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手推车在松松垮垮的轨道上来来回回地跑着。搬运工人、水手、



码头工人，中国人、日本人、荷兰人和马来人都互相吆喝着，希望自己的声音能在喧闹声中被人听见。附近，一群人正拉着绞船索，号子声敲打着耳膜。“嘿……啦……嘿……啦……”那是苦力们在重负下蹒跚前行，“嗨……呀……嗨……哟……嗨……呀……嗨……哟……哟……”

“他们总觉得喊喊号子就不会那么累了。”弗林特船长说。

“你们不应该在意这些噪音啊，”港务长说，“之前你们听得还少吗？”

“有段日子没听到了。”弗林特船长说，“我不是跟你说过，我一直住在湖上的一间船屋里，那里可是一点噪音都没有——连鸭子都禁止入内——除非南希船长哪根筋不对了，在那儿放烟花。”

“你去对面的中国海岸看看，那里的烟花才叫多呢。”港务长说，“只要有船进港，他们就会放鞭炮。”

“那才好玩呢。”罗杰说。

“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不直接去新加坡。”

“哦，算了吧。”南希说，“好不容易离中国这么近了，连个照面都不打，还能叫环游世界吗？”

“那里可是一个古怪的地方，”港务长说，“人也很古怪。我可不想下次听到你的消息时，只剩下一截放在火柴盒里的手指，还得想法子去寻找你身体别的部位。”

“汕头还行吧，”弗林特船长说，“那是条约港，我还有个老朋友在那儿呢。”

“可以坐轮船去那儿看看。”港务长说。

“太好了！”南希大叫，“可那儿有什么好玩的呢？”

“总之，祝你们顺利靠岸。另外，可千万别得罪李小姐。”

“李小姐？”大家都疑惑地抬起头。

“李小姐是谁？”罗杰问道。

“我以为你们都听说过她呢。”港务长说，“她可是个狠角色，那些中国女人老是用她吓唬她们的孩子……就像当年我们老祖宗的保姆过去经常做的那样，说什么再出声骷髅鬼就会找上门来。”

“她经常在哪里出没？”

“我不知道，中国人说他们也不知道，反正在海岸边吧。我三十年前来这里的时候，她好像叫什么李欧乐，现在就叫李小姐了，她可能是海盗吧。你了解那些中国人，我们很难从他们嘴里套出什么话来。如果我们知道她在哪儿，早就准

备炮艇去对付她了，但是他们就是不说。他们非但不说，还给她钱，让她别来找他们麻烦，他们自然不会向我们透露她的行踪了。中国人真怪。”

“我们得躲着她点儿。”弗林特船长说，瞥了一眼他之前拿进船舱的海港入口图，“看看，这两条航道你觉得哪条好些？”

港务长指尖划过一条虚线。“这个好。”他说，“让红色闪光出现在右舷……弥补白色的明暗光……将两盏白色的固定光排成一行……灯光恰能照到清澈的水里……你是想用这种方式祝客人一路顺风吧？”

“好了，”弗林特船长说，“这次见到你真高兴，老伙计……不过……我们该走了。”

“再见，波利。”港务长对提提那只坐在鸟笼里的绿鹦鹉说，“你们的猴子呢？”

“它在放哨。”罗杰说。

他们一个个离开小船舱，爬上扶梯，来到甲板，港口的喧闹声此起彼伏。这个时候天已经黑了。高处，弧光灯在头顶洒下亮光。码头附近的小镇上、山林中零星分布的小屋里，以及停靠在岸边的小船上都有灯光，入口处的浮标不停闪耀，远处的海面、礁石和海岛上的灯塔也闪着光。

他们在弧光灯下看到了吉博尔。此刻它正坐在野猫号的栏杆上，愤怒地跟那群码头上的日本水手唠叨着什么。也许是因为看到同伴高兴，它一路蹦跳着来迎接他们。

“你们准备好的时候吆喝一声，”港务长说，“我帮你们解开绳子。”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弗林特船长说，“这里的风不够，得靠引擎驱动，现在也已经准备好了。对吗，工程师？”

“是的，船长。”罗杰说。

“那就再见了。”港务长说，“下次环游世界的时候你们再来看我。”

“再见……再见……”他跟船员们一一握手，甚至连吉博尔也没落下。然后，他飞快爬上梯子，来到码头上面，吹了一声口哨。一群人跑到系船桩那儿，野猫号的系船索绑得紧紧的。一上到小帆船上，所有人各就各位，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任务是什么。弗林特船长掌舵；罗杰早就去发动引擎了，下面已经开始颤动；约翰和南希在前甲板；提提、佩吉和苏珊则在后甲板，提提手里拿着一个悬挂的护板；其他人准备用绞船索或倒缆拉船进坞。

“往前拉！”弗林特船长大声喊道，“解开尾缆……拉倒缆……解开绳子……



慢慢往前……”野猫号缓缓驶出码头。

“保重！”港务长大声喊道，“千万不要撞见李小姐啊！”

“万岁！”那群日本水手叫道，停下了手里的活儿，看着小帆船慢慢从码头周围的灯光下驶出。

“保重！”那群忙碌的苦工也喊道。

接着，震耳欲聋的敲打声再次响起。打桩船、挖泥船和吊杆就从没停歇过。小帆船慢慢悠悠地朝黑暗、静谧的海面驶去。

*

缆绳整齐地盘绕在甲板上，舷灯当然一直亮着。弗林特船长盯着在罗经箱灯照耀下慢慢晃荡的罗经刻度盘，然后看着远处一个个闪光的浮标。

“快点儿，佩吉。”苏珊说，“你也是，提提，趁着还没驶向大海，我们得把晚饭准备好。不用五分钟就能搞定。”

约翰来到船尾。“往前行驶，”他说，“南希，你上瞭望台。”

“很好，”弗林特船长说，“你来掌舵，这样船往前开的时候我能腾出时间去检查浮标。不要偏离航道，过了那个浮标就往右转舵……”

他匆匆走进甲板室，半掩上门，生怕灯光刺到约翰的眼睛。过了一会儿，船长又出来了，站在舵手旁边。

罗杰从引擎室里爬了出来，又闪身走出甲板室。

“咱们的船跑得不赖吧！”他说。

“很好……你最好让猴子去睡觉……我们等会儿再扬帆。”

半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最后一个闪光浮标被远远地甩在船尾，几英里外的礁石上，一盏灯在地平线下不停闪烁。清风徐来。

“我们要把主帆升起来。”弗林特船长说，“提提，你来掌会儿舵。”在约翰和苏珊的帮助下，他拽着升降索，把主帆拉了上去，以缓解引擎的压力。南希升起支索帆。佩吉则在前桅下等着，为弗林特船长和苏珊准备好升降索，帮忙将前桅的大帆拉上去。船首的三角帆已经升起了，他们还用绳子绑了好几圈，系紧了，只等一拉帆脚索就放开三角帆。

“放开三角帆！”弗林特船长喊道。

“好嘞，长官！”

弗林特船长仔细检查每根绳索，稍微松松这根，又稍微系紧那根。大伙儿发现，之前在微风中几乎没怎么动的野猫号航行得越来越快了，船再次在风帆的作

用下往前行驶，让大伙很开心。

“我们把那个‘小毛驴’关掉怎么样？”提提在弗林特船长回船尾掌舵时间问道，“让它也消停会儿吧——”

“我们在通过那盏灯之前得一直开着引擎，”弗林特船长说，“我们要尽快驶到开阔的水面。”

“重归大海的感觉真好啊，”提提说，“再也听不到恼人的吵闹声了！真希望我们能一直这么航行下去——”

“听着，我们有时候还得进港口。”南希说。

“那到下一个港口还有多久？”

“这得看天公作不作美了。”弗林特船长说，“不过，要是运气好的话，我们四天之内就能看到中国的海岸了。”

“耶！”南希说，“真高兴你最终还是决定去那儿。”

“注意咯，”弗林特船长说，“我们又驶回大海了，要准备放哨了。可不能让大家都熬夜。我先看着，等船驶回航道。约翰和南希在八击钟^[1]的时候轮班。现在，你们最好去睡会儿。等我们通过那盏灯后苏珊和佩吉就去轮班。没必要所有人都待在甲板上——”

“我睡不着。”罗杰说。

“这可是入海的第一夜。”提提说。

“这倒也是。”弗林特船长说，“你们两个先在这里守着，想睡觉的时候再找人轮班。千万记住，只要一有睡意你们就下去。明白吗，苏珊？”

“先让他们睡够八小时再说吧。”苏珊说。

*

“罗杰，你打哈欠了。”半个小时后提提说。

“是吗？”罗杰说。

“去睡吧，你刚才又打了。”

罗杰不知不觉打了第三个哈欠，他走到船尾跟弗林特船长道了声晚安。

现在就剩提提一个人留在前甲板上了。星空下，野猫号在黑暗的海面上前行，小船有节奏地颠簸着，港口的噪音听不见了，陆地也被远远地抛在了身后，只有

[1] 八击钟：eight bells，航海学用词，分别在四时半、八时半及十二时半各击钟一下，其后每半小时递增一击，逢四时、八时及十二时刚好八击。此处应指午夜十二点。



远远的一点微光，那正是他们刚刚离开的第一百个港口。他们即将经过的灯塔闪着光，看起来那样高，又那样清晰。远处是一片开阔水域。再远处呢？他们接下来看到的陆地将是中国海岸。提提想起了那些垂柳图案的盘子。会是这样的吗？她想。那里的港口会像他们刚刚离去的港口一样喧嚣吗？会像帕皮提^[1]那样，棕榈树临水而长，房子紧靠码头而建吗？她希望那里像帕皮提一样，希望他们不要那么快到达那里。风刚刚好，不过船航行的速度很快。她希望在海上待得越久越好，要是弗林特船长能尽快关上轰隆作响的引擎就更好了。

一闪一闪的灯光越来越近，旋转着照亮码头。灯塔的光正对着船舷，里面的人正用闪光灯发出信号。提提看了看船尾。这就对了，弗林特船长正在做出回应，灯光闪了一下、两下、三下……然后闪光停了。她听见甲板室里传来低沉的声音。野猫号改变了航道，前面什么都没有，只有漆黑的大海和繁星点点的天空。提提哈欠连连，只得往船尾走去。

这会儿，佩吉正跟弗林特船长在那儿掌舵。

“你要去休息了吗？”弗林特船长说，“你们不用都熬夜。我继续值班，等约翰来替我。我马上送佩吉下去。苏珊也去睡了。”

“要关掉引擎吗？”提提问。

“等我们离陆地远点儿再说，”弗林特船长说，“现在风还太小。”

提提从甲板升降口走到下面，走过船舱的时候发现挂在天花板上的桅灯几乎没有摇摆，船行驶得很平稳。她发现苏珊已经睡着了，但并没有熄掉船舱里的灯。提提脱掉衣服，吹灭灯后蹑手蹑脚地钻进下铺。她将手电筒放在枕头边，以防半夜的时候甲板上有人喊帮忙。

她听见海水轻轻滑过船侧的声音。引擎发出的隆隆声让她睡不着觉。航行这么久，经过一百个港口后，她还是很喜欢入海的第一夜。她躺在床上，想起了过去，港口的喧闹声犹在耳边，穿着衬衣的港务长坐在船舱的桌旁谈到李小姐。“也许压根儿就没这号人，”他是这么说的，“李小姐……在中国，当妈的会叫小孩乖乖的，否则李小姐就会……”提提沉沉地睡了。不知道过了多久她又醒来了，这会儿引擎已经停了——现在除了索具轻轻碰撞发出的声音和外面的水流声外一片寂静。她感觉很惬意，很快再次进入梦乡。

[1] 帕皮提：Papeete，法属波利尼西亚首府。

第二章 野猫号遇难

四天后，这艘绿色小帆船一动不动地停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陆地看不见，别的船也看不见。临近中午，弗林特船长站在甲板室旁，看着六分仪。约翰在旁边拿着一个码表。太阳随时都可能升至正上空，到时弗林特船长和约翰要计算经度和纬度，海图上刚描出来的红墨水圆圈清楚地表明他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提提和罗杰正在观看导航器，苏珊坐在天窗上缝缝补补。南希在前桅的控制台上，满怀期待地用望远镜观察前方。

“可以了！”弗林特船长大声说。

约翰按下码表的按钮，来获取准确的秒数。随后，两人走进甲板室计算船的位置。

“快看吉博尔！”罗杰咧嘴笑道。

“它在导航呢。”提提说，看着那只猴子正叉开双腿站在弗林特船长之前站立的地方，拿着一个极像六分仪的东西放在眼睛上看。

“吉博尔，你这个小淘气！”苏珊大叫道，“它拿了我的剪刀。”

“过来，吉博尔！”罗杰说，“不要，苏珊，别吓它！它一跑就会戳到眼睛。”

“系紧了！你们在喊什么？”南希在前桅上问道。其他人都抬头看着她。

“吉博尔把苏珊的剪刀当六分仪使了！”罗杰喊道，“不过现在没事了。它把剪刀扔了，佩吉已经捡起来了。干得不错，佩吉！”

刚才佩吉悄悄地从厨房门里闪身出来，从甲板上抓起剪刀。猴子冲她嚷嚷了几句，跳上栏杆，沿栏杆一路跑了过去，爬到主桅的索具上面。它停在上面，低头看着甲板，时不时咕哝几句，看着南希再次用望远镜观察，也不记得什么六分仪了。猴子开始模仿南希，将自己的手指头圈起当望远镜。

甲板室里，时不时传出导航员的低语声，说什么天顶啦，子午线啦，正矢啦，对数啦这些，苏珊、提提、罗杰和佩吉即使想装成懂行的都装不出来。南希倒知道一些词的含义，但她也对不上号。不过野猫号的所有船员都知道，弗林特船长



和约翰正一边咕哝着这些奇怪的词，一边不停演算，等他们两次得出相同的结论后，野猫号的位置就会奇迹般地出现。都过了这么长时间，除了一望无际的大海，他们什么也没见着，这也算得上是奇迹了吧。在海图上标出他们的位置后，弗林特船长会派约翰或南希去桅顶，看看能不能看到三棵棕榈树，或是一块高高冒出的礁石，或是灯塔，这些东西在甲板上是看不见的。先不管是什么吧，反正就是他要大伙儿找的东西，每次都不会落空，就是会出现。但现在，即使在桅顶也看不到任何陆地。四天了，他们什么也没见着。除了白天火辣辣的太阳、夜晚夺目的星星、一望无际的海水之外，他们什么也没看见。而且，过去二十四小时里连一丝风也没有。

“他们算好了。”听到甲板室里安静了，罗杰说道。然后他听见了书被放回书架的声音，弗林特船长将六分仪放进盒子后盖上盒盖的咔嚓声。

“没什么变化。”弗林特船长透过甲板室的窗户说。

“我们能看看吗？”罗杰说。

“事实上，船的位置跟昨天差不多。”弗林特船长说，这时他们全都挤到了小甲板室里，想看看放在桌上的海图。图上表明他们位置的新标记几乎就贴在昨天标记的上面。

“时间过得太快了。”弗林特船长说。

“我们只是往前漂流了一点点，”约翰说，“然后又漂回来了。”

“幸亏我们看不到陆地。”弗林特船长说。

“这话怎么说？”提提问道。

“谁都不愿意懵懵懂懂地去冒险。我们的朋友港务长说得对，在中国海岸上说不定会遇见什么人呢。苏珊，你不用担心，我们在这里没事的。反正他们的船上也没引擎，我们则随时可以发动船上的‘小毛驴’——”

“现在不行了。”罗杰说，“头一天晚上，油箱里的油差不多耗光了，你们就没记着再去加油。”

“我也没有加，”弗林特船长说，“但主油箱是满的。等油箱稍微冷却下来后我们再在里面加一些。好了，大家都散了吧。对了，今天谁做饭？”

“是佩吉。”罗杰说。

“她去哪儿了？”

“已经到厨房去了。”

“真能干。”弗林特船长说。

“我们吃咖喱鸡蛋，”罗杰说，“我刚看见她在打蛋。等会儿还有橙子解渴，嗓子都冒烟儿了。”

“行，暂且信你吧。”弗林特船长从闷热的甲板室走到毒辣辣的太阳底下，说，“嘿，南希，别待在那里了，你会中暑的。下来帮我个忙。我们把斜桁拉下来点儿，然后用索具系好，这样帆就能够用来做遮阳篷了。”

南希慢悠悠地从绳梯上下来，来到众人当中。

“要我说，别人还以为我们在这瞎折腾呢。从昨天到现在我们走了多远？”

“没多远，”罗杰说，“船根本就没怎么动。不过我们打算在油箱里加满油，发动引擎。”

“引擎就没必要了。”提提说，“这里可比港口舒服多了。”

“发动引擎的话，下面会像蒸笼一样。”苏珊说。

“反正这鬼天气已经够热的了。”佩吉从厨房的门里探出头说，“嘿，饭做好了，我们在哪儿吃呢？”

弗林特船长先将主帆放下来，做成一个临时帐篷。“约翰，把那根绳子拿到侧支索那边去，拉过去再系紧。对，南希，就是这样。把这根绳子在船尾系紧了，这样我们就有几平方英尺遮阳的地方了。”

“要是发动引擎，船开动后就会有点儿风了。”罗杰说。

“你怎么老惦记着引擎？”约翰回应道。

“我之前就说不用了的。”弗林特船长说。

“就这么干坐着也很烦人吧。”罗杰说。

“没事，我们会去加汽油的，”弗林特船长说，“但要等到晚上再去加。咖喱鸡蛋怎么样了？”他透过甲板室的窗户看了一眼里面的钟，“一点了。”

约翰什么也没说，只是敲打着船上的铃，一……二……

清脆的铃声在寂静中响起，提提抬头看了看。

“这声音真喜庆。”她说。

弗林特船长笑了。“我们得镇定点儿，”他说，“船跑不快，着急又有什么用呢。我们也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恼人的事了。”

“但这次最热，”南希说，“人都要被烤焦了。嘿，佩吉，当心点儿，你不能坐在那儿，甲板上的沥青正冒泡儿呢。”

“如果那些咖喱鸡蛋很烫，我们倒会感觉凉爽些，”弗林特船长说，“天这么热，来点顶级马来咖喱那才带劲儿呢。”



帆在斜桅和吊杆之间遮起了一片阴凉，他们坐在下面吃热咖喱和橙子，总算感觉舒服些了。下午，他们睡了很久，陆续睡眼惺忪地醒来后，都抬眼看看地平线那边有没有起涟漪。鹦鹉也眯缝着一只眼睛盯着前方。猴子先是模仿罗杰睡觉，最后竟然真的睡着了。又过了几个小时，这艘绿色的小帆船仍然一动不动地停在海面上，就像置于镜子上的玩具船。

现在已是傍晚（在热带地区夜幕会很早降临），一股烟味呛醒了提提。她睁开眼睛，发现弗林特船长正在抽他在帕皮提买的雪茄，而不是他平常抽的烟斗。

“喂！”她喊道。

“嘿，你醒了。”弗林特船长回应了一声。

“还没有风吗？”提提说。

“是啊，连片羽毛都吹不起来。”弗林特船长说，“别再跟我说什么不开引擎的话了。罗杰说得没错。如果我们还继续处在同一个位置标记船位，那海图都会被戳出一个洞来。只要引擎冷却下来，我们就从主油箱里给它加点油，让这头‘小毛驴’领着咱们的船往前走。”

“我醒了，”罗杰说，“快让船动起来吧。”

“那你快来帮忙吧！”弗林特船长吸了一口雪茄说，“还有谁愿意来帮忙？”

“快看吉博尔！”罗杰说。

这会儿大伙儿都醒了，正乐呵呵地看着小猴子。它特别瘦，腰身细细的，跟弗林特船长形成鲜明的对比。此刻它正在模仿船长的一举一动，抽着“雪茄”，享受地徐徐吐出“烟圈”。弗林特船长喊道：“来帮个忙吧——还有谁愿意来帮忙？”

“吉博尔会乐意效劳。”罗杰说。

“非得这样的话，那我也去吧。”南希伸了伸懒腰说。

“很有必要。”弗林特船长说，“我们明天就会到汕头，然后去香港和新加坡。大家一起来。我们从主油箱里加八罐油，一共十六加仑……该死的，刚才真不该抽雪茄。”他站起来，要将雪茄扔进海里。

“别浪费了。”提提说。

“这雪茄真不赖。”弗林特船长说，然后走进甲板室，将雪茄放在桌上垫着海图的烟灰缸里，“先放在那里吧，干完活再去抽。”

两分钟后，他从前舱口将满满一罐油递了上来。

“这是第八罐。”搬最后一罐时他说道，“嘿，罗杰，你在干什么？”

“就闻一闻。”罗杰说，“天啊！对不起，幸好没溢出多少。”

“都一加仑了。”约翰说。

“还不到四分之一品脱^[1]。”罗杰说，“要是我闻的时候你们不问我问题的话，我就不会洒出来了！”

“有什么好闻的，”南希说，“肯定很臭。”

“哦，不要紧。”弗林特船长说，“用不了多久就好了，都已经干了。”

他们将油罐搬到船尾。弗林特船长拧开甲板上的圆形铜塞，要将油倒进正在运行的油罐中。罗杰拿着漏斗，弗林特船长将第一罐汽油倒了进去。苏珊递给他第二罐，这罐油也很快被倒了进去。约翰递给他第三罐，提提递给他第四罐，南希自己将第五罐倒了进去，这时她听见弗林特船长大叫：“抓住它！”

“你吓得我都洒出来了。”南希说。然后她望向弗林特船长，一会儿她就知道船长为什么喊了。“抓住它！”结果她自己 also 喊起来了，“还是点着的呢！”

原来是吉博尔站在门口，手里拿着弗林特船长那半根还冒着烟的雪茄。

弗林特船长伸手去抓猴子，但没能抓到。吉博尔围着甲板室跑，差点就被反向绕着甲板室跑的罗杰逮个正着。约翰也差点抓到它了，但猴子机灵地荡到吊杆上，一边在用作遮阳篷的船帆上跑，一边嘴里还念叨着什么。猴子从主桅上跳下来时，弗林特船长又差点抓住它。

“把它撵到索具上去！”他大叫，“这样我们就能抓到它了。总之，逼它往前走，让它跳到甲板上来。这下抓到你了！”

但还是太迟了。站在船首的吉博尔生气地念叨着什么，从弗林特船长伸出的胳膊底下闪身溜走了，又飞快地从罗杰和苏珊之间跑了，荡上主桅的侧支索上，然后再次从升降索上跳了下来，一路沿着吊杆，爬上甲板室的屋顶。它用双腿、尾巴和一只手不停地攀爬，就是不松开拿雪茄的那只手。最后，所有船员将它堵在了艏甲板上，步步逼近。

“你守着左舷，约翰，”弗林特船长说，“右舷就交给我了。我们肯定能抓到它。”

过了一会儿，就在船员们向甲板室包抄过去的时候，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吉博尔想找个地方将雪茄藏起来，它看到了甲板上的那个小圆孔。

船员们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砰！”

[1] 品脱：pint，英美容量或液量名词，2品脱=1夸脱。



火光冲天。猴子也吓得尖叫着逃到甲板室的屋顶上，爬到主桅的顶端。佩吉二话没说，赶紧从厨房门后面拿出灭火器，交给弗林特船长。他早已将三罐装满汽油的罐子扔下船了，这会儿，正跟约翰、南希用之前堆在舷墙边的沙子灭火，他们将一桶桶的沙子倒向熊熊燃烧的大火。苏珊则眼疾手快地掐灭了提提冒烟的裙子。

“罗杰去哪儿了？”她问。

话音刚落，罗杰就从舱梯上来了。

“情况不妙，”他说，“我灭不了火！引擎室里全是火！”

“什么？”弗林特喊道，他匆忙爬进天窗。

“你刚才干什么去了？”约翰问道。

“当然是拿灭火器。”罗杰说，身为工程师的他知道灭火器放在引擎室的什么地方。

弗林特船长只下去了一会儿就又回到了甲板上。

“罗杰说得对，”他说，“没办法灭火了。我们大约有四分钟的时间尽量抢救船舱里的东西。这事由你来负责，苏珊，你知道该拿什么。用不上的东西一律不要了。佩吉、罗杰和提提，你们去帮苏珊。火苗一蹿上后舱壁，你们就到前面去，从前舱口出去。船舱后面也就能坚持一分钟左右，先去那里拿。约翰和南希，你们两个来帮我，我们得把小船开出去。现在，船和船上的东西一点就着……”

留给他们抢救东西的时间显然不多。他们拿了睡袋、几块毛巾、苏珊的急救箱、约翰装有罗盘和气压计的盒子。提提把鹦鹉救了出来，还抢救出了一袋鹦鹉食和一个小望远镜。罗杰除了那根拴吉博尔的链子外什么也没拿到，因为引擎室的火冲到甲板室来了，他们赶紧往前跑。几秒钟后，引擎室的火就从舱口烧到了甲板室。弗林特船长首先考虑的是船员的人身安全，哪顾得上其他的東西，甚至包括船上的一些文件。要不是约翰冲进去，拼命拿出六分仪和航海天文历（这东西在他眼里似乎是船上最重要的东西），甲板室里的东西就会全部付之一炬。约翰冲出来的时候，胳膊都烧焦了，连袖子都着了火。幸运的是，亚马逊号和燕子号这两条小船一直被用作救生艇，所以都备有一个小型海锚、一大口杯淡水、一箱防水密封的应急干粮和一盏桅灯。弗林特船长、南希和约翰升起吊艇杆滑车，将两艘小船从大船的侧翼放下去时，苏珊和佩吉还在打包其他的東西。

先放下去的是燕子号，那艘小船就靠在大船旁边。然后，弗林特船长安置好绳梯。